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 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美容

有一天，忽然街上又出現了許多個體小理髮店，理髮不須排長隊了，我也開始回理髮店理髮了，不再視理髮為負擔了。

也在那時，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理髮店，卻叫「髮廊」，或叫「髮屋」……門口的標誌不是以前那種老在轉動的紅白藍相間的圓柱，而是改在屋裡轉動的晶亮發光的圓球，整天放着高音的節奏強烈歡快的迪斯科音樂。理髮師都很年輕，穿着牛仔褲，從店裡出來的人理了個港式的大背頭。這好像與當時新起的流行歌曲、太陽鏡、牛仔褲……等一起流行起來的。據說是從香港那裡輸入的，因此有人諷刺這樣裝束髮型的人是「人造華僑」「假港客」。還傳說那些髮廊開價宰客，還與什麼曖昧的事有點說不清的關係……不知從何時起，街上不大見到「髮廊」之類的招牌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什麼「美容中心」。到處是中心，一間門臉的小理髮店也叫「中心」。想想也是，各行各業都愛稱自己是中心。一家大學裡面就有數不清的中心，理髮店為什麼不能自稱中心呢？如今名不副實的有的是：稱市場為商業「城」的沒有城，稱商場為「廣場」的沒有廣場，稱居住小區為「花園」的沒有花園，稱沒有真才實學、真知灼見的學者為「文化大師」的沒有文化……也就沒有真才實學、真知灼見的學者為「文化大師」的沒有文化……也就沒有人較真這美容中心是否中心了。

有了那麼多的美容中心，理髮不用排長隊，理什麼髮型樣式悉聽尊便，長短不勞別人干涉，即使一家小理髮店也會剪、洗、燙、焗、染……以及按摩等等樣樣都能，美髮擴而大之美容。暗示生活內容豐富了，人們塑造自我的自由度增加了，似乎也是傳遞了一點社會進步的信息。

對我來說，最得益的是不用排隊浪費時間，新的麻煩是理髮店多了，不知選擇哪個合適。所以有段時間每到該理髮時，我常東轉西轉，到一家陌生的店總覺得理得怪怪的。後來終於在附近居民區找到一家小店，是沿着人家屋檐搭建出來的。只有一個年輕師傅，從安徽出來打工的。吃住幹活都在裡面。他的手藝很不錯，男女髮都能理，顧客漸漸多起來，他先是把這工棚似的店擴建成二間，後來居委會幫他挪到一間廢棄的倉庫改建成一家正式的店

□丹 晨

。電燙等設備外，還增添了空調、冰箱，把小店裝修得煥然一新，店名也當仁不讓改稱「中心」了。

有一天，他店裡來了一群男女老鄉、熱鬧了一陣走了，留下一個女孩跟着他當學徒。過了些日子，他們成親了。那女孩當了老闆娘，也把理髮學會了。店裡生意忙，又從家鄉找來二個男學徒打下手。老闆娘生了一個大胖男嬰，他們還幫着洗洗涮涮，學徒淘氣，都染了髮，一個染成綠色的，一個染成紅色的。我去理髮時，取笑他們說：「你們都成了《西遊記》裡的小妖了！」

我就這樣又看着一家小店慢慢興旺起來。有時不免會想到當年的阿哥、阿弟，現在也應有七、八十歲了，不知他們後來的命運是怎樣的。歷史老人好像走錯了房間，跟人們開了一個大玩笑。真使人感慨！後來我搬了家，該理髮時是今天這家店，下次那家店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。有一次，就近進了一家中醫美容中心。服務項目好像很多，但理髮只有兩把椅子，一位理髮師，倒有好幾位女孩子在張羅忙碌。我仍是那樣簡單地剪了髮，結帳卻要五十元。我心裡明白這就是平日人們說的「宰客」了。我付了錢，想下次不會再來了！做生意的，即使得了一時便宜，失去了回頭客，壞了店家名聲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過了一些日子，走過那家店，玻璃櫥窗上貼着紅紙，寫着大字，其中有一條：「優惠酬賓，洗剪全套二十五元」。看來靠「宰客」過不去了！

不過，這樣的把戲還是不斷在上演。近日看報載：說河南鄭州有一家美容店，有兩位女學生去剪髮，竟被索要一萬二千元。女學生被迫無奈只得東借西挪來還這筆剪髮錢。據說，這家店「曾因價格陷阱多次遭到顧客投訴」，但不知為什麼還可以一而再地使用這種手段斂錢，不受到有關方面干涉和懲罰。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好像難得一見。現在各行各業卻是司空見慣，人们也就見怪不怪了！

在公生平的展壁上，有一幅來自清代皇宮裡包公的畫像，頭戴官帽，臉色紅潤，端正平和。這使我感到很詫異，傳說中和影劇裡的包公都是黑面孔，何以這裡的包公卻是白面孔？包公鐵面無私，也許人們就以為他的臉是黑色的，一直流傳下來，沒有人深究。我想，這裡的包公形象應該更為真實。

參觀完整個展覽和歷史文物，人們對歷史的包公將會有一個更為完整的了解。譬如包公除了堅持正義，懲辦貪官污吏，斷案如神，為民請命等一些平時我們所知道的功績外，他還當過軍事官員，提出過許多強兵富國的奏議，對當時的國防也很有貢獻；他曾經出使過契丹，與敵方官員論戰，大義凜然等等。

此外，包公祠內還有稱為「廉泉」的古井，包公曾經在這裡讀書的清心亭，風光秀麗的回瀾軒等景點。而整個包公園主景區還包括包公墓，浮莊等，極富參觀和遊玩價值。

在當前倡廉反貪，共創和諧社會的形勢下，參觀包公祠，有着現實和深遠的意義。



包公祠

合肥拜謁包公祠

□徐國強

去年9月下旬，趕到合肥參加母校中國科大建校五十周年慶祝的機會，懷着景仰和敬意，順道拜謁了包公祠。

包公名包拯（西元999年至1062），安徽合肥人，北宋名臣。由於他剛正不阿，廉潔清正，執法嚴明，鐵面無私，關心民苦，興利革弊，得到了人民群衆的愛戴和敬仰，歷來老百姓視他為清官的代表，尊稱為「包青天」、「包公」。一千年來，有關包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不衰，婦孺皆知，內容和情節不斷演變豐富，糅合了不少傳奇色彩，形成了我國歷史上頗為獨特的包公文化。

包公祠是整個合肥包公園景區中最重要的景點之一，位於市區環城南路的香花閣上，包河之畔。中秋剛過，包河河面上鋪滿荷葉，岸邊綠柳垂蔭，遠處白石拱橋半掩玲瓏，真個是綠滿包園，秋韻無邊。

包公至宋朝龍圖閣直學士、禮部侍郎、開封府尹，死後謚號「忠肅公」，故包公祠全稱為「包孝肅公祠」。外面靠街道旁的木門牌坊雖然有點過於樸拙，但一走入祠內，有大殿、二殿、東西配殿、壁廊、白牆青瓦，風格古樸，肅穆端嚴，極富韻致。大殿正中端坐包公高大塑像，壁廊和配殿展出包公族譜，包公生平、政績和文物，為研究和了解包公及宋代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，其中最為人們熟悉的是陳列了兩隻龍、虎、狗的銅製大鋤刀，有一套是台灣同胞贈送的，在展廳的一角虎虎生威。

在祠的兩側外廊門拱上刻有「廉頃」、「立懦」四個醒目大字，我想大概是取自范文正公《嚴先生祠堂記》中的「使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大有功於名教也」之句，讚揚包公的人格精神與嚴子陵的高風亮節一樣，可以警貪立懦。在「包孝肅公祠」大直匾下的兩扇大門上，書有對聯：「忠賢將相」、「道德傳家」。

包公最為人們稱道的精神是愛憎分明，為民請命，嫉惡如仇，特別痛恨貪官污吏。他說：「廉者，民之表也」，「貪者，民之賊也」。在祠外一側的一列廂房裡，展出了包公「打皇袍」、「彈國舅」和「怒斬陳世美」三個家喻戶曉故事的蠟像，人物形象十分逼真。

包公不僅對人鐵面無私，而且嚴於律己和自己的親人。他寫家訓警喻家人：「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，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

之中，不從吾志非我子孫。」並鄭重指示「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」。古人把生前不能還鄉，死後不能葬於祖墓視為家族最大的處罰，可見對家人的要求是非常嚴厲的。

在包公生平的展壁上，有一幅來自清代皇宮裡包公的畫像，頭戴官帽，臉色紅潤，端正平和。這使我感到很詫異，傳說中和影劇裡的包公都是黑面孔，何以這裡的包公卻是白面孔？包公鐵面無私，也許人們就以為他的臉是黑色的，一直流傳下來，沒有人深究。我想，這裡的包公形象應該更為真實。

參觀完整個展覽和歷史文物，人們對歷史的包公將會有一個更為完整的了解。譬如包公除了堅持正義，懲辦貪官污吏，斷案如神，為民請命等一些平時我們所知道的功績外，他還當過軍事官員，提出過許多強兵富國的奏議，對當時的國防也很有貢獻；他曾經出使過契丹，與敵方官員論戰，大義凜然等等。

此外，包公祠內還有稱為「廉泉」的古井，包公曾經在這裡讀書的清心亭，風光秀麗的回瀾軒等景點。而整個包公園主景區還包括包公墓，浮莊等，極富參觀和遊玩價值。

在當前倡廉反貪，共創和諧社會的形勢下，參觀包公祠，有着現實和深遠的意義。

嫁給古米廖夫

(英)伊·范斯坦 倪士忱譯

1914年1月初，阿赫瑪托娃為她寫下一首詩

。勃洛克的俊俏和聲譽吸引了大量的愛慕者，他們紛紛買下刊有他的浪漫肖像的明信片。

我到詩人家裡作客。

時當中午，星期天。

寬敞的客廳靜悄悄，窗外卻一片嚴寒。

紫色的太陽，懸掛在灰色凌亂的煙霧中……

就像那無言的主人

兩眼炯炯地打量我。

他的那一雙眼睛，誰看了都難以忘懷，我最好還是小心點完全不看它們一眼。

但交談卻被銘記着，迷濛的中午，星期天，在涅瓦河的出海口

一幢高高的灰樓裡。

勃洛克的妻子，美麗的女演員柳博芙·門捷列娃，是大化學家德米特里·門捷列夫的女兒，在組詩《致美婦人》中，他為她寫下數以百計的詩作。儘管他們過着分居的生活。

阿赫瑪托娃與勃洛克的詩 1914年2月13日一塊刊登於梅耶霍德主編的雜誌《三個橙子的愛情》中。天性浪漫的俄國人立即相信勃洛克和阿赫瑪托娃是一對兒，雖然這並無根據，而阿赫瑪托娃也老是否認。這種關係令勃洛克的母親老懷大慰，她注意到，阿赫瑪托娃「向他伸出雙臂，看來願意去愛他，但他扭轉了臉，儘管她天生麗質而富有才華。」她懷疑兒子不喜歡阿赫瑪托娃慣有的慘慘神氣。不管怎樣，《念珠》出版後，阿赫瑪托娃在贈書上給勃洛克題辭：「打你那兒我學會了不安和寫詩的技巧。」

1914年1月6日，帕維爾·盧克尼茨基向阿赫瑪托娃打聽她肉體上與古米廖夫脫離關係的年份，並錄下她尖銳的回答：「我們只親近了很短的時間，大約到1914年。」雖然四年時間不算短——這確乎是一個驚人的發現，在給予對方以完全的自由後，他們的性關係仍維持了兩年——

但古米廖夫婚後曾有多個月外出。

1914年一天，她寫了一首詩暗喻古米廖夫的最新戀情，並答應不再寫嫉妒的信件去糾纏他。

詩作愁苦但堅決地暗示，「我不饒恕你的愛，」還帶着一些冷嘲規勸：

讓她去閱讀我的詩

讓她保管我的肖像。

阿赫瑪托娃似乎挺直了身軀向他建議，一旦慾望滿足，就不要回到自己身邊：

我該怎麼樣去幫助你？

我不會用幸福去治療。

有一首抒情詩，註明寫於1914年1月，顯然不是為她的丈夫而寫：

在經常會晤的堤岸，我們

在那兒最後一次相會，涅瓦河的河水高高漲起，城裡的人都害怕洪水。

他談起夏天，還繼續

女人寫詩——何等荒謬。

我記得宏偉的皇家宮殿

彼得羅巴甫洛夫的塔樓。

以後空氣與我們的迥異，像上帝的禮物——這樣神奇，

把最後一首瘋狂的新詩贈送給我，就在此前。

即使說不出這個男人的名字，但從她一首名

為《客人》並註明寫於1914年1月的重要詩作，我們仍可分辨出他的整體存在。

一切猶如從前：零星的小雪敲打着餐廳的窗沿，我自己還不曾變得嶄新，有一個人已經來到跟前。

我問他：「你來這幹什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願同你一塊受難。」

我微微一笑：「你這是把我倆的不幸給預言了。」

然而，他舉起乾瘦的手，輕輕一觸那束鮮花：

「說，人家是怎樣吻你的，你說，你又是怎樣吻人家。」

他的眼睛混濁不清，不稍瞬地注視我的指環，

他發亮而兇狠的臉膛，不曾有一絲肌肉抖顫。

唉，我明白了，他的樂趣在——

緊張而熱情地認識，

他任什麼也不需要，

我什麼也不拒絕他。

1914年3月15日，阿赫瑪托娃出版了她的

名為《念珠》的第二部詩集，它可以直接譯為《Beads》，而更普遍的譯法是《Rosary》。集子裡有一些宗教的意象，但大多數是非宗教性的。

正如巴拉丁斯基的題辭所指出的，佔多數的主

題仍是情人的別離，雖然現時讀來有明顯的肉慾感，名作《傍晚》描寫了「凍牡蠣，海水腥氣的氣息」，情人碰了碰她的衣服，「一如在撫摸小貓和小狗」。大多數的評論包括古米廖夫的評價都很熱情。

1914年，阿赫瑪托娃與幾個在她的感情生

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男人邂逅。1914年2月，她

認識了阿爾圖爾·盧里埃和藝術史家尼古拉·尼

古拉耶維奇·普寧。詩人、批評家尼古拉·涅多

布洛沃伊與她相戀，在涅多布洛沃的摯友鮑里斯·安涅普的信中充滿對她的詩作的揄揚，安涅普

也對她產生了興趣。所有這些男人都成了她的情人。

阿赫瑪托娃對盧克尼茨基說，1914年6月初

，塔吉雅娜·阿達莫維奇開始要求古米廖夫與阿

赫瑪托娃一度同意離婚，惟一的條件是兒子列夫必須歸她所有。古米廖夫的母親一聽說，登時勃然大怒。她告訴兒子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愛廖瓦甚於愛安娜更甚於愛你。」她對

列夫的舐犢之情要比被安娜寫的多得多，不過，

後者對小孩子的親情仍然是深刻的。

不管怎樣，這是驚人的詩行。她所描寫的男

人不會弄錯，他的背叛所引起的她的不幸感不會

被掩飾。阿赫瑪